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會通卷六

元　董真卿　撰

經 ䷘ 震下乾上 集解 程子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合字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附錄 程子語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耳蓋猶有已馬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耳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 絅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　呂音訓无妄陸氏曰亡亮反无妄无應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巽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附錄　朱子語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无望

之禍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 淵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則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文象如此占著此文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文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杯珓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杯珓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内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倘眚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 砥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類其心豈嘗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豈亦有邪心者夔孫因論易傳无妄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僩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於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只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荅方賓王直卿云說實理字又說自然字便有精在處且如天命流行祗有箇自然底道理不期然而不能不然者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是一一自然之理

纂註李氏

蜂臣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神天明本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偽誘之妄念乃起又曰乾道變化一氣寘運而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无不得其性命之正夫安有所謂妄者哉　馮氏椅曰朱子謂史記作无望自文王以來多為无望之義馮李長鄭康成王子雍皆同斯義古人用字聲同者義亦通之如豫之為預履之為禮噬嗑之為市合不一端而足令觀卦內作无所期望而有得其義多通序卦之意非可如此推也蓋動出於人則為之而期其成有所望也動而聽命于天非可期望也又曰自賁至无妄四卦皆言有攸往之利不利蓋相沿生文以為占也　許氏慎曰目病生翳曰眚　雙湖先生曰元亨利貞之占九五剛健中正固足以當之而无妄成卦實由初初九則利貞亦指初言也其匪正謂三三不正則離毀而有眚矣不利有攸往戒震九若往二則六二來初而成訟矣九若往三則六三來初而成遯矣皆不利於有所往也又艮止在前亦有不利往之象惟守正

不動則自有无妄元亨之吉利焉

初九无妄往吉

集解　程子曰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一无實字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利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朱子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徐氏曰初剛當位而動為无妄之主動以正者如是而行何往非吉　蘭氏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　李氏舜臣曰初陽无應而爻辭謂之往吉何也兩剛相遇不牽於繫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上不免於眚有應者反不若无應之為愈可見矣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

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雙湖先生曰卦辭不利有攸往戒震也爻辭初往吉二則利有攸往者葢卦體艮止在前動亦不正爻則初前二陰二前一陰无窒礙故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呂音訓不耕穫陸氏曰黃郭反或依註作不耕而穫非下句亦然菑陸氏曰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畬陸氏曰音餘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畬說文云三歲治田也字林弋恕反鼎氏曰或作⿰田予作畭說文作畬三歲治田也易不菑畬禮記坊記云易云不耕穫不菑畬凶孔穎達坊記正義曰无功得物是其凶

集解

程子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无欲字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

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為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附錄　朱子語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邪答鄭文辭分明說道不耕穫了自有一般時節都不須作為砥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

不耕不穫不菑不畬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疑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是說无把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然此文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率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文所謂无妄之福而六所謂无妄之禍也 易說

纂註

李氏過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於外心便害无妄之體耕而穫菑而畬求得於外也必无耕穫菑畬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二以陰居陰雖得中然未實也中未實則必外求因有此戒 游氏曰不耕穫不菑畬以明君子之於物應而不唱其於事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

循理也　郭氏雍曰文象之辭蓋非一意坊記辭義皆異果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妄也故凶　龍氏仁夫曰耕穫菑畬而得穀此常理也然天命偶然亦有不用力而穫者无望之福也若有如此福利自然至前則宜有所往矣則字喚得分明然利往與否又在占者審擇此未定之占　雙湖先生曰坊記引易而與易異豈其筆誤邪然記意未為不是而易此文則自說无望之福震於像為反生震體故取耕穫象初二為地二在地之上為田有菑畬象乾九二見龍在田是也然曰不耕穫不菑畬又取艮止義曰則利有攸往又震動象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集解程子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有稱也故聖

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是乃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朱子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附録

朱子語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預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然吉凶以貞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无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吝趨吉一以貞勝者是也　佩問无妄之災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

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缺

纂註劉氏彌邵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丘氏曰初體震動是為行人三與二鄰是為邑人　雙湖先生曰三固是无妄之災然亦其不正之所致使九三得正寧有是乎牛離象初至四似離繫艮止義二至四互艮二陰本坤體有邑象三正人位故稱人

九四可貞无咎

集解程子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一作貞

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一无為字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朱子曰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纂註雙湖先生曰四處不中正故戒之以可貞則无咎不正則有咎也可之云者有悔之之意

九五无

妄之疾勿藥有喜集解程子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

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　朱子曰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

附録

朱子語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故其象占如此

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而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

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鉄

纂註

虞氏曰五動成坎坎為疾病巽為草木艮為藥石　朱氏曰九五六二无妄相與而九四以妄間之疾者也　程氏曰剛中正適於匪正者以為疾然二五乃君臣之位天地之大義也四烏得而疾之四之疾不行而君臣相驩安用毒之而反傷和氣哉凡言有喜有慶者皆君臣相得之象也　郭氏雍曰易以乘剛為疾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為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集解

程子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一作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朱子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李氏過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　楊氏文煥曰无妄動以天也拂天而動則妄矣

下三爻震體初往吉二利往三行人之得利於動也在下當動動則應天上三爻乾體四貞五勿藥戒在動也動則拂天上行有眚已之天也動將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夫 王氏宗傳曰初九九五六二正也以正而往則亦何所不利故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六三上九不正也故有眚 王氏炎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也

大象傳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呂音訓茂對陸氏曰茂盛也馬云茂勉也對配也

集解 程子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予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

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發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附録程子語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　鄒柄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時氏拾遺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絅　朱子如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處說今欲以物與无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天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令人說性只是就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語各有當　答呂子約

纂註　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至誠

之動无時不對无物不育也蘭氏曰如春毋取麛卵夏毋伐木之類雙湖先生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理言之有會萬為一一實萬分之義以象言之則一震之頃物皆震動邪念頓消是物與之以无妄也震為春互巽為春夏之交聖人茂對此生長之時以養育萬物是亦聖人之雷行物與之以无妄矣郭氏京曰物上誤增萬字

彖傳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集解程子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集解程子曰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

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附録

朱子語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教他 淵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並淵

纂註

郭氏京曰動而愈健脫愈字 郭氏雍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呂音訓佑今本作祐陸氏曰本又作祐音又鄭云助也馬作右謂天不右行晁氏曰虞云祐助也馬非

集解

程子曰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朱子曰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

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纂註

蔡氏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初也乾交坤而為震也非本體來往故曰外來　朱氏曰无妄大畜之反大畜上九之剛自外來為主於內主言震也　馮氏椅曰四陽在上純體之卦成遯今來居於初為一卦之主是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也此所謂元也震動而乾健所謂亨也九五以剛居中而下應六二陰陽上下各得其位所謂正也　雙湖先生曰剛自外來分明是卦變本義以為自訟來馮氏以為自遯來朱氏以為自反卦大畜來蔡氏以為乾自外卦來交坤而成皆通但未知夫子的何所指天命乾彖也　楊氏時曰五以剛健中正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為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為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所不

祐欲往安之乎

小象傳无妄之往得志也集解

程子曰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益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纂註

楊氏萬里曰九本乾體初居震始動以天者也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　都氏曰二陰在前无陽以拒之故吉故得志

不耕穫未富也集解

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一无必字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求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　朱子曰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附錄

朱子語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淵問伊川說文辭與小象卻不同曰便是曉不得文辭說

不耕而穫到象卻又說耕而不必求穫都不相應一問无妄未富之義曰此句難曉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未富雖是未富卻利有攸往耳程傳凡解未字處多費辭必大

纂註 丘氏曰夫陰以得陽為富六二與九五為正應非初九所能間陽雖未得陽而終於得陽故曰未富也未富與不富異蓋未富終有可富之理而不富則終於不富矣 郭氏京曰不耕穫求富也求字誤作未字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集解 程子曰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集解 程子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朱子曰有猶守也

纂註 雷氏曰以陽居陰匪正者也然體乾之剛則能勝己之私始雖不正可與為正矣何咎之有正者人所固有反其不正何難哉故曰固有之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呂音訓試陸氏曰試驗一云用也

集解 程子曰人之有妄理必修

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朱子曰既以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猶少嘗之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集解　程子曰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經　䷙　乾下艮上　集解　程子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呂音訓大畜陸氏曰本又作蓄敕六反義與小畜同艮宮二世卦　集解　程子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内乃所

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无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朱子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附錄

朱子語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　淵先生論大畜

卦因言其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
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
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
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
發明各有所主文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
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次耳 銖

纂註

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 李氏舜臣曰以陰畜陽所畜之力小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畜 李氏鼎祚曰乾為賢人艮為宮闕賢人居闕下不家食象 郭氏雍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 林氏曰乾陽君子之象艮山有養人之象三陽並進受畜於艮有不家食之象 雙湖先生曰大畜以艮一陽之大畜乾三陽為義畜止也相過而相畜象則然也卦辭又

取乾陽上進之象乾陽之進九三最先艮陽所畜亦三爲先故九三爲一卦最重爻而陽剛得正曰利貞主九三言也故爻辭惟九三利貞同利有攸往即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之義卦辭惟九三當之矣卦分內外內卦有家之象外卦有在外之象今二至四互兌口三至上互頤口皆在外卦又有三陽不家食象震木行兌澤有涉大川象後天八卦由乾而艮拱得坎卦在中間飲食大川象皆可取其義則爲陽剛之人或出行或仕進皆吉而且有涉大川之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呂音訓已陸氏曰夷止反象同姚音紀

集解

程子曰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

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朱子曰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纂註

石氏曰乾雖剛健前遇山險故戒　張氏清子曰已止也言初進則危而止則利厲災也惟已故小象曰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呂音訓輿說陸氏曰上音餘本或作轝音同下吐活反象同馬云解也輹陸氏曰音服又音福蜀才本同或作輻一去車旁作复音服車下縛也作畐者音福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輹似人屐又曰伏莵在輻上似之又曰輹伏於軸上

集解

程子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其字輪輹謂不行也　朱子曰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纂註

朱氏曰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

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蓋一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　項氏曰諸卦多於乾言輿小畜三曰輿說輻大有二曰大車以載大畜二曰輿說輹三曰輿衛大壯四曰大輿之輹皆乾爻也蓋車之全體惟乾足以當之輿者車中之箱坤止象箱容物至於輿旁之輻其直指象乾輿下之輹壯亦象乾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皆主於圜非坤象也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衛之彊如此此爻輿衛蓋總指二陽皆同載而上進者也　藺氏曰小畜說輻在九三而夫妻反目大畜說輹在九二而象稱中无尤何也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六四為小畜之主近畜九三以小畜大以陰畜陽又非正應所以九三不受畜而有夫妻反目之象大畜則艮能止三陽之健九二在下卦之中而上受六五之君所畜以君畜臣以上畜下二五皆中又其正應居中相應何尤之有所以不同也　雙湖先生曰諸卦特

以車輿輹象乾陽之動非以輿象乾也輿只坤象方而容物不過舉輿而言耳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呂音訓馬逐陸氏曰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並驅之貌一音冑鼂氏曰王昭素謂當作逐逐曰陸氏曰音越劉云曰猶言也鄭人實反云日習車徒鼂氏曰虞云離爲日陸希聲謂當作日閑陸氏曰如字閑也馬鄭云習

集解

程子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

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朱子曰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攸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附錄

朱子語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日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 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以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

時舉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大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為應也小畜亦然 銖

纂註

毛氏曰逐者總三陽而言之 陸氏希聲曰與二陽角逐志在疾者也得位失中故利艱貞 王氏宗傳曰是輿也方其在九二也嘗說其輹而不進矣九三之進即此既說之輿

可不開而衛之乎　馮氏椅曰輿以載之衛以防之皆指下之二陽同力者也戒約其无疾驅以取覆敗則往必利矣　蔡氏曰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壯之四曰藩決不羸大畜之三曰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夫剛也　雙湖先生曰文王於乾元所取象周公於此乾體方取象良馬以馬為乾象始此孔子說卦象乾為馬蓋括此爻之例也曰作日離位象與乾九三終日同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呂音訓童牛陸氏曰无角牛也廣倉作犢說文同劉云童妾也晁氏曰案童古文牿陸氏曰古毒反劉云牿之言角也陸績云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牛易憧牛之告晁氏曰說文牿字云牛馬牢也周書今為牿牛馬說之案篆是二字虞侯果皆以為楅衡則亦告字也鄭作角

集解

程子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

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梏大善而吉也熙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一元人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勝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勝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之加梏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梏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梏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　朱子曰童者未角之稱梏施横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纂註

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　馮氏椅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為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夫外无陽爻則坤順而

不能畜內无陰爻則何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胡氏允曰費誓牿牛馬云牿牢也　蔡氏沈曰牿閑牧也　雙湖先生曰案詩傳云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牛離象三至上似離童艮象牿艮止義大畜六四在无妄則為六三故无妄稱或繫之牛而大畜稱童牛之牿皆於離艮取象與義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呂音訓豶陸氏曰符云反劉云豕去勢曰豶牙陸氏曰徐五所反鄭讀為互

集解

程子曰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

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朱子曰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附録

程子語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顧豕牙最能齧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

得令人為惡却只就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迪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絢

纂註

王氏曰豕去勢曰豶蕃壯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

項氏曰埤雅云以杙繫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案牿以制牛則牙以制豕可知

劉氏翔曰牙如崇牙之牙所以繫物者

雙湖先生曰四五上坎位五位坎中有豕象今六五以柔居剛制剛猛之性有豶豕象

馮氏當可曰以弱畜剛苟不有以制之將不免觸齧之禍君相畜材雖天下之健者亦俯伏奔走為我之用此二陰所以能成畜之功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呂音訓何陸氏曰音河梁武帝音賀衢陸氏曰其俱反馬云四達謂之衢

集解

程子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

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朱子曰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多忽然爆開來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者是也 人傑 大畜下三爻取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爾然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纂註

陳氏皐曰陽久被抑今而亨通 馮氏椅曰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也乾三陽上達于此之路故曰天衢馬氏曰四達謂之衢 雙湖先生曰艮本為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為天衢 耿氏曰下體受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者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至於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

也郭氏雍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豮豕之牙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為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類

大象傳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呂音訓識陸氏曰如字又音試劉作志行陸下孟反

集解

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朱子曰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附錄

程子語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難比說卻須彌无體芥子无量迪　朱子語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要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卻是讀得一書

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 道夫 或謂學至於不識不知乃為極致曰詩人此語乃形容文王若學者必從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 真氏記

纂註 雙湖先生曰天包地外地外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地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如地中有山雷在地中以卦體言只是下義互兌為口有言象互震為足有行象艮為身則身之所行也乾在艮下又有畜天德之象

彖傳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呂音訓剛健陸氏曰絕句篤實輝光陸氏曰絕句日新其德陸氏曰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

集解 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 朱子語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顯子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集解程子曰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正大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朱子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　附録朱子語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淵　纂註朱氏曰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　不家食吉養賢也　集解朱子曰亦取尚賢之象　纂註丘氏曰尚賢以上九一陽言養賢以在下　利涉三陽言　林氏栗曰乾為君子有賢德象艮為山有養人象三陽並進受畜於艮是以知其不家食　大川應乎天也　集解程子曰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難

之不可濟況其它乎

朱子曰亦以卦體而言

纂註 雙湖先生曰彖辭重在六五一爻言自剛健而下合兩體以論君德之明剛上而尚賢尊艮一陽之賢於上止健而養賢畜乾三陽之賢於下由是而成濟川之功足以應乎天矣五至上似離有輝光日新象下應乾九二有應乎天之象

小象傳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集解 程子曰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輿說輹中无尤也

集解 程子曰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纂註 游氏曰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

不合則去此中无尢之道也　余氏曰小畜待陰迫之而後說輻故反目大畜才及中而自說其輹此有知幾之吉彼有來迫之嫌故无尢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集解　程子曰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一有三字合志上進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集解　程子曰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之吉有慶也集解　程子曰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集解　程子曰何以謂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

誤加之

篹註郭氏京曰衢下脫亨字

經䷚震下艮上

集解程子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卦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呂音訓頤陸氏曰以之反此篆文巺宮遊魂卦

集解程子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朱

子曰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内含四陰外實内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

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纂註

馮氏當可曰凡人之頤上曰輔下曰車輔不動艮也車獨運用震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　楊氏萬里曰艮一陽上覆震一陽下承中四偶畫衆齒之象也　李氏過曰人生有口體之累孰不求養然得之必有道故曰貞吉　李氏開曰自其微而觀之一飲一食之不正積為非禮非義之本者皆根於口體之養　項氏曰頤貞吉總言一卦之義觀頤自求口實乃觀頤之道　雙湖先生曰愚觀首震終艮後天八卦之序今震艮合頤為口象東西南北包罩以見生齒之衆大春夏秋冬流轉以見生齒之悠久乾馬坤牛坎豕兑羊巽雞離雉皆圍其間又見天生萬物為養人之具中四爻兩互坤體惟寓致養之義震艮合頤之象至哉曰貞吉蓋吉凶悔

吝生乎動必如震初陽之動以貞而後吉也况為口體而動乎曰觀頤卦體似離為目有觀道矣曰自求口實四陰中虛不容不為實之是求矣然而必以正為主焉故必首之以貞吉之辭也文王觀卦繫辭之意其大要不過如是而已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呂音訓舍陸音捨朶陸氏曰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晁氏曰京作揣與朶同音動也劉亦作揣揣頤多辨也

集解

程子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

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　朱子曰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朵頤是也兑為羊大壯卦无兑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兑象這說取象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是變化不測之物乾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頤象本卦雖无離卦却是伏得這卦　易說

纂註

徐氏曰頤卦全體内柔外剛有龜象朵動也頤頷也朵頤下動震象又曰靈龜以靜為養朵頤以動為養也舍爾靈龜而觀我朵頤者失其靜養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欲也　朱氏曰龜之所以靈者蟄則咽息不動无求於外故能神明而壽　馮氏椅曰朵下垂貌木垂為朵故世以花為朵　王氏曰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

養賢之世不能安其所履以全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至道闚我寵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雙湖先生曰離為龜卦體似離故有龜象爾我若作六四與初九自舍爾之靈龜反觀我而朶頤也觀亦取全體似離目象龜并損益凡三

孫氏奭曰頤所以觀其養也作易聖人初九既取於龜六四又取於虎何哉蓋龜之為性不嗜食者也虎之為性其交有時者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一溺其所欲必伐其良心戕其正性爲有所謂自養者哉故聖人有取於龜虎以明君子自養者如此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呂音訓顛陸丁田反拂陸氏曰符弗反違也薛同下同一音數弗反子夏作弗云輔弼也晁氏曰劉一行作弗輔弼也下同案弗古弼字

集解

程子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

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朱子曰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纂註

馮氏當可曰應五而五不應反而求初所以為顛頤　李氏曰二應五五居尊位而養道不足反資養于初拂頤之常者也　勉齋黃氏曰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

于丘頤為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貞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則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貞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爾　雙湖先生曰勉齋所讀六二爻句雖與本義不同然證之以五爻拂經亦通若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此又係兩卦體蓋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咎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丘頤上艮為山象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集解　程子曰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一有又字）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

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李氏過曰三去上隔互體坤坤數十故曰十年 陳氏友文曰陰雖求養於陽然必以正而後吉六三求養於上九六四求養於初九均也而吉凶縣焉何也此正不正之辨也六四正也初九亦正也以正養正正於理為順故吉且无咎六三不正上九亦不正以不正養不正正於理為拂故凶而无攸利 雙湖先生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蓋謂拂頤之常理雖貞且凶況不正乎其凶可必矣坤數十以土成數言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呂音訓視陸氏曰徐市志反又常止反眈眈陸氏曰丁南反威而不猛也馬云虎下視貌一音大南反逐逐陸氏曰如字敦實也薛云速也子夏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跾云遠也說文跾音式六反晁氏曰漢書序傳作浟浟音滌

集解 程子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一作其)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无在字)下之賢由已以行其

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　朱子曰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附録

朱子語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先生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有此象但今未曉耳　錄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先生曰然又曰其欲逐逐如何先生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无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錄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

纂註

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案荀氏九家艮有虎象　耿氏曰六

二六四皆自養正而能有所養者也然二未離乎下四則在上矣故二之顛頤不如四之吉也　馮氏椅曰二為苟合四為正應二動而有求四止而待求此吉所以獨在四也　蔡氏曰六四艮體靜止能靜以待養於初故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集解程子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存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

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朱子曰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　倜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以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鉄

纂註

楊氏紹曰六二從初六五從上俱失中爻之常　劉氏曰以无養下之德故不加頤字只曰拂經　朱氏曰艮止也有居之象　耿氏曰不能有所養則動而无輔以居貞則吉也　毛氏曰六五君也養人者其事也養賢者其道也而爻則陰也二者胥失之是拂其常者也无事猶可以分相糜故曰居貞吉欲有所為則難以濟矣无臣民而求成事未之有也故曰不可涉大川　雙湖先生曰六五不正故戒以居貞則吉卦體象虛舟上卦坎位象大川五不利涉上利涉者五柔安於艮止上剛止

極而動也　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悅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五君位也豫頤六五不能自有其權者以弱而迫於強臣故也然頤五承柔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未亡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呂音訓厲吉陸氏曰嚴厲也馬王肅云危

集解　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已賴已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已自當天下一有之字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朱子曰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之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纂註　丘氏

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李氏舜臣曰豫六四曰由豫者即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乃令由頤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厲然艮止之性雖使之當權亦必不致於侵暴以招凶而況君子居此要之以仁德為養使天下皆被其澤何嫌之有故由豫則終於勿疑由頤則雖厲而吉也此非周公之才德不足以勝此 又曰頤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如何哉 又曰陽者養人陰者養於人者也 馮氏當可曰頤之所以成頤由此一爻 又曰頤者養也養人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者皆吉李氏曰顚頤者上反養於下也由頤者天下由之而養也朶頤者動以致養也丘頤者止於上而養下也拂頤者失養之道拂經者失養之常此六爻之義也 蔡氏

曰剛能養柔柔不能養剛故柔爻皆求養乎剛者也

大象傳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集解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惟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貲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一有則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朱子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附録 朱子語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廣一曰侍食先生曰只易中

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文蔚

纂註

蔡氏曰慎節主靜艮象言語飲食主動震象 馮氏椅曰言語飲食出入頤者也法雷之動以慎其所出法山之止以節其所入

彖象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集解 程子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朱子曰釋卦辭

附録

朱子語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並淵問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所以養生之術先生云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

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　程訛是如何學蒙

纂註

李氏舜臣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為大人養其小體則為小人天之賦予初无小大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　耿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

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　朱子曰極言養道而贊之

纂註

楊氏時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馮氏椅曰又以六畫推廣卦用天上九聖人上九賢人初九萬民萬物中四陰大指二陽蓄二陽養四陰也又曰夫子贊易凡寓十有二時豫隨遯姤旅五時義坎睽蹇三時用頤大過解革四時頤肖離猶夫夏也小過肖坎猶夫冬也震在坎上而為解其猶春乎兌在離上為革其猶秋乎夫子皆以大矣哉讚之豈无深意

小象傳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集解程子曰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集解程子曰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朱子曰初上皆非其類也

纂註朱氏曰養之經陽養陰上養下五君位二當受養於五五雖養道不足以陰陽言之已類也又在相應之地上應上九則失其類矣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呂音訓悖陸氏曰布內反逆也

集解程子曰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呂音訓施陸始豉反

集解程子曰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

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集解程子曰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集解程子曰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附錄

朱子語問伊川解頤作下三爻養自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先生云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它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踈也　學蒙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

經 ䷛ 巽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有此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纂註 朱子語錄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曰正是如此錄伊川易傳大過云道无不

中无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

賜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　僩

程先生說此為事之大過即是事之平常便如說權即經之意都是多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

於緣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煇 四陽在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 砥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呂音訓大過陸氏曰徐古卧反罪過也超過也王肅音戈震宫遊魂卦棟陸丁貢反橈陸氏曰乃教反曲折也下同

集解 程子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 一作橈取其中強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橈也 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檁 朱子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附錄 朱子語 問

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彖詞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砥

纂註

李氏舜臣曰四陽横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撓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患也離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　朱氏曰四陽二陰在上者為大壯在下者為遯今二陰分於上下其義當自遯推之何者遯則陽雖衆而其道消故彖於遯今升二之六以往居上則陽居中而過於陰矣此卦之所以名大過也然猶有棟橈之象焉又升大過初之六以往居五則始為大壯而上棟下宇之象成則陽道亨矣故曰利有攸往　雙湖先生曰利有攸往論卦變也以陽言五往成鼎四往成巽皆利三往成訟

二往成遯不利矣以陰言則初往二成革初往三成兑初往四成需初往五成壯皆利也今大過彖辭曰棟橈便接以利有攸往之辭正以一陰在下為橈之尤甚者陰若往五則變為大壯而橈者為棟宇之大壯矣此亨道也意文王之旨庶乎在此而亦未敢質言也姑列可變者觀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呂音訓藉陸氏曰在夜反象同馬云在下曰藉

集解 程子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任重以之藉薦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

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朱子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附録

朱子語類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淵

纂註

蔡氏曰錯諸地而又藉以茅過於厚也藉以初言茅以六言　陳氏友文曰柔下上承四剛取茅藉物之象也　雙湖先生曰茅象此爻并泰否凡三詳見泰初爻下白巽為白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呂音訓枯陸氏曰如字鄭音姑謂无姑山榆榆羊朱反稊陸氏曰徒稽反楊之秀也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

集解

程子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

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　朱子曰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纂註　朱氏曰兌澤巽木澤木楊也兌正秋枯楊也　馮氏椅曰稊木之更生者

又曰各體上者為老下者為少老少以比取不論全體孔氏曰枯楊老夫稊女妻　呂氏曰二在初上故曰老夫五在上下故曰士夫　易氏曰說者多以二為老夫初為女妻五為士夫上為老婦獨虞翻以老婦喻初六以女妻喻上六謂巽為長女兌為少女所以大過取義蓋二與五為應而五非其應也過乎五而得上六五

與二為應而二非其應也過乎二而得初六二者皆過以相與此老夫老婦所以有枯楊之喻然二謂之生稊五謂之生華何也華者發而將散无所生所以喻九五之過於陽二則不然九二雖為老夫而以陽居陰在卦下體陽過之始過而未極又得上六之女妻故言枯楊生稊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其榮在下根本甚固成大異於五之上華而无益於枯者也故曰无不利彖言過剛而不中乃專九二之謂乎　項氏曰二五皆濱於澤故稱楊下卦亦言澤者兩兑相反也凡不反對卦八皆就卦內自相反對

九三棟橈凶

集解程子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强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

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弱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弱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二方過剛上能係其志乎朱子曰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纂註

馮氏椅曰彖以衡取象故言本末不言上下爻以豎取象故言上下不言本末　王氏宗傳曰三四列之中爻之中正如屋室衆材咸集則居中央　李氏過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　雙湖先生曰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本義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耳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為棟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

象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與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集解　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有兼字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朱子曰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纂註　馮氏椅曰下有析以藉之故不橈九二九三重析之象也石氏曰雖與初為應而上附九五之君不為初所橈故

得棟隆之吉象曰不橈乎下也 蔡氏曰它謂初也四位高初柔在下不能致橈故曰棟隆吉然與初應或牽於柔亦吝道也故曰有它吝 雙湖先生曰三四兩爻象棟四在三上又有棟隆之象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呂音訓華陸氏曰如字徐音花鼂氏曰鄭作蒡 无譽陸又音餘

集解

程子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 朱子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纂註

馮氏椅曰合二五兩爻象

觀之九二枯楊老夫之象也初六生稊女妻之象也則九五當為楊而今以上六為枯楊老婦九五反為生華士夫何也易之意蓋以枯象老在陽爻則為夫在陰爻則為婦而楊者不拘於陰陽之爻也猶有說焉聖人立象以盡意蓋天下事物之變无不備者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凡人倫之變備見於象矣　郭氏忠孝曰老夫女妻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也故无譽　王氏宗傳曰巽為長女而反曰女妻兌為少女而反曰老婦易之取象同如此其不一也夫　雙湖先生曰老婦上也士夫五也華英也生華榮於上也取上得柔象非五求上乃上求五故无咎然婦老如此无足稱矣故无譽五乃二之反故二五象占皆相反　郭氏京曰文象少夫並誤作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呂音訓頂陸氏曰徐都冷反

集解　程子曰上六以

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過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以取涉義　朱子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大過卦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錄

纂註

蔡氏曰涉以兌言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凶亦多矣

馮氏椅曰過涉之凶者无舟楫而馮河也又曰上之畫偶兌之象也澤陰水也中四畫奇人之身也初畫偶足

也全卦有人居澤中滅頂之象故於上一爻發之又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九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而上為過涉滅頂也又曰六爻雖以二體中分反對為象然上下爻位未嘗不相應初藉用白茅至四則棟隆而吉矣二枯楊生稊至五則生華矣三之棟凶至上則過涉滅頂而不可咎矣又曰天地之間理皆對待卦之畫凡奇偶不齊者以反對為序奇偶平停者以全體變為序頤之奇偶上下正停故全體變而為大過此天地自然對立之理如此也序卦乃因其象而推其變義云爾　雙湖先生曰乾為首頂亦乾象九五頂也上六處五上滅其頂也過則取過多之意大小則以陰陽言大過陽多於陰而稱大小過陰多於陽而稱小或曰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喚作大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喚作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

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微意以陽自內而過者為主陰自外而過者為客大過四陽過盛於內而主勝於客若頤之四陰在內不可以陰為主矣故不名之曰小過而自取象於頤小過四陰過盛於外而客勝於主若中孚之四陽在外不可以陽為客矣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於中孚況當大過之時陽之在內者四而陰之在外者惟二陽盛而陰衰也今至於小過陽之在內者僅存其二陰之在外者浸消陽而有四是陰反盛而陽反衰矣此大過小過之義也又嘗細觀之大過兌巽之合陰卦多陽者也小過震艮之合陽卦多陰者也不以三畫卦論陰陽者蓋主全體為言爾

大象傳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呂音訓遯陸氏曰本又作遁同徒遜反

集解 程子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致滅沒於本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

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一无人字　朱子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附録　朱子語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砥

纂註　蔡氏曰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　雙湖先生曰獨立遯世巽木象不懼无悶兌說象　張氏汝明曰獨立而莫我助遯世而莫我知自非豪傑之士大過人者烏能篤信如此　馮氏椅曰人之常情獨立鮮不懼遯世鮮无悶唯大過於人者故不懼不悶

彖傳大過大者過也

集解　程子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橈本末弱也

呂音訓弱陸氏曰本亦作溺並依字讀晁氏曰案溺古文弱字

集解　程子

曰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朱子曰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

纂註

史氏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勺脚兩弱謂陰柔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則根株回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為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集解

程子曰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說音悅　朱子曰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大過之時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朱子曰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

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纂註**徐氏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茍非其時則堯舜亦自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守臣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天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　雙湖先生曰有巽為春夏之交有乾為秋冬之交亦有四時之象焉

小象傳藉用白茅柔在下也集解程子曰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愼而已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愼之道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集解程子曰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集解程子曰剛強之過則

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附錄 朱子語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爻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

纂註 李氏舜臣曰以過亢之剛遇過極之柔自不可以有輔也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集解 程子曰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附錄 朱子語不橈乎下下字指初而不他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集解 程子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纂註 馮氏椅曰何可久以枯故亦可醜以老故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集解 程子曰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附録 朱子語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袁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此是不可咎也 夔孫 不可咎也恐是它做得是了不可以咎它不似伊川説

經 ䷜ 坎下坎上

集解 程子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它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説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也 一作險也 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

故為水陷水之體也

附録

朱子語或問習坎之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答云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易說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呂音訓習坎陸氏曰便習也重也劉云水行不休故曰習坎徐苦感反本亦作埳京劉作欿險也陷也晁氏曰徐氏云上脫一坎字說之案例諸今文則脫在古文則不脫古文則以其卦為其名故也古文又以☵為水字

集解

程子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可則常在險中矣　朱子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附録

朱子

語或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荅云此等不必深求其說易說問横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這事理透了處斷了便无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僩　又云不特看文字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裏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事上心便黑暗　僩

纂註

郭氏京曰卦首習字上脫卦名坎字彖傳同案說卦明八卦象義稱坎多矣並无習字其說並明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是一爻故也　鄭氏曰習之義訓因書曰卜不習吉是也　邵子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　謝氏曰

坎互屯蒙蹇解四卦此坎所以多凶也中爻山雷頤頤中虛此坎中有離坎中陽為明此坎中之內明也　程氏曰坎為水離為火水火二字乃坎離之畫　李氏舜臣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即坎離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于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

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曰有孚維心亨以象觀之則陽居坎險是為心病以理觀之則陽為誠實是為心亨故宜乎行有尚而終能濟險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呂音訓窞陸氏曰徒坎反說文云坎中更有坎王肅又作陵感反云窞坎底也字林云坎中小坎一曰旁入

集解程子曰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朱子曰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楊氏萬里曰重坎之下故為窞偶畫穴之象　王氏曰最處坎底上无應援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集解程子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

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朱子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纂註

都氏曰陰為險者也陰趣下者出乎一陰之上而掩乎一陰之下故為有險　李氏舜臣曰坎有孚心亨惟賴剛中九二為二陰所陷然上下附比為所伏役故求陰小為有得象　許氏曰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居中焉是已无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應之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无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則卦之才皆備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呂音訓險陸氏曰如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晁氏曰案象數當作檢枕陸氏曰徐針鴆反王針甚反鄭玄云木在首曰枕陸續云閑礙險害之貌九家作玷古文作沈直林反辭同晁氏曰王弼云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干寶作桉安

也虞云枕止也閒礙險害之貌

集解

程子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之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朱子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附録

朱子語問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銖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枕便如枕頭之枕砥

纂註

王氏宗傳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雙湖先生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枕上險也入于坎窞指六四象坎堅多心木有枕象

六四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吕音訓樽酒陸氏曰絕句簋貳陸氏曰絕句缶陸氏曰方有反絕句舊讀樽酒簋絕句貳用缶一句納鼂氏曰京一行作內云內自約束牖陸氏曰音酉陸績作誘

集解 程子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

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

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朱子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　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　問舊讀樽酒簋貳為句用缶為句乃古註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銖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砥　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元二簋之實陸德明自註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此不是燕穿鑿却有古本若自強為一說无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矣蓋卿　問用缶納約自牖如何曰不由戶而自

牖以言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　李札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淵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　鉌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已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時舉

纂註

馮氏椅曰樽盛酒器簋盛食物器內圓外方曰簋貳副之也缶瓦器虛而有聲可擊之以作樂約質言也牖牖下謂本文近臣之象也　張氏汝弼曰震有著尊象連上體坎有酒象全體有簋象坎為缶比之盈缶亦坎象著尊盛玄酒醴齊奠之牖下樂則用缶以爵納牖下而酌獻之五則俯而受之剛柔相濟各以其正故无咎也　林氏栗曰禮飲於牖尸奠牖下室前也周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

及所祭祖宗也其不能修祀搬者納酌而已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其樂用缶其告用約可謂簡且陋矣而君子以是為禮鬼神以是來歆者貴其誠也　項氏曰姚小彭云冠之醴子與問名之醴賓舅姑之醴婦三者皆用特樽甒醴而子與賓皆不在牖醴婦與教成之祭皆席乎牖間而教成之祭復不用樽與甒是故用樽甒而在牖者惟醴婦為然此所以象剛柔之際也酒止於特樽故稱樽酒醴以瓦甒盛之故稱用缶於象坎為酒為缶

李氏舜臣曰八純卦六爻俱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為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為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真情相向期於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雙湖先生曰以缶為樂固有離卦鼓缶可證但不見貳益之意若如姚氏說則一樽之酒一簋之食而加之以缶醴方有貳用缶之義合諸家而觀之比文象與義方明自二至五似離虛明有牖之象

許氏曰六四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睽同

然又有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无凶悔吝之辭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呂音訓祇陸氏曰音支又祈支反鄭云當作坻小丘也京作禔說文同音支又上支反安也晁氏曰說文云禔安福也易禔既平虞云祇安也王弼云禔辭也

集解

程子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祇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朱子曰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中必竟是陽會動陷它不

得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祗

纂註

毛氏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汎溢之虞惟其不盈所以適於既平也　馮氏椅曰五在上卦之中有剛明之才居大君之位宜有以出險矣而上猶有一陰焉此所以不盈而祗既平也益下有坎故水流而不盈上无陰則為盈之象矣上未出險故祗既平而已上一陰猶岸也龍門之險水流湍激至盟津而平乃利涉焉以水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故无咎卦中唯二五才足以出險而皆陷焉二在下上又一坎故曰有險五在上流下坎焉故曰不盈　許氏曰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有位而无其時不緩待之則有咎矣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呂音訓徽陸許韋反纆陸氏曰音墨劉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

名寘陸氏曰之豉反置也劉作示言衆議於九棘之下子夏作湜姚作寔寔置也張作置晁氏曰王弼云寘置也叢陸才公反

集解

程子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朱子曰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附録

朱子語問繫用徽纆云字釋文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是否曰據釋文如此鈌

纂註

徐氏曰徽纆叢棘皆坎象 馮氏椅曰叢棘刺之叢生者也得如罪人斯得之得得其情者也 林氏栗曰棘以木言者棘也以叢言者刺也 張氏汝弼曰坎為刑獄九家坎為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 袁氏曰不得者罪人不服之辭馮氏當可曰上戀五而不去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之象四舉五以上出上顧五而復入險何由而濟也 李氏舜臣曰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无出險之才下乘

五剛將有繫寘之患猶人陷犴獄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者也三歲不得凶猶困坎在下初六亦曰三歲不覿凶遇坎而三歲羈縻一律也雙湖先生曰滿上坎二爻有三歲之象

大象傳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呂音訓洊陸氏曰在薦反徐在悶反舊又才本反爾雅云再也劉云仍也京作臻干作荐

集解程子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消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讓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而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朱子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纂註丘氏曰洊再也初六乃內水之方至者也六四

乃外水之洊至者也　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　耿氏曰行險者武事所謂教事武事也

馮氏椅曰教武事也如周官大司馬四時之教是也程氏曰水盈科而後進先至者陷後至者不陷水洊至習坎也常德者水无不下習教者如水之出險序周宣王之詩者曰有常德以立武事意出於此　司馬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潘氏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也

彖傳

習坎重險也 呂音訓重陸直龍反

集解 朱子曰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集解 程子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

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 朱子曰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附録 朱子語水流不盈才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並溯 纂註 鄭氏湘鄉曰潮水有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集解 程子曰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一作亨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集解 程子曰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也坎以能行為功 朱子曰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纂註 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 余氏曰行有尚即節九五之往有尚所謂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集解程子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畢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朱子曰極言之而賛其大也纂註馮氏椅曰上一坎天也坎性趣下故不可升下一坎地也山川丘陵皆為險阻王天子九五也公諸侯六三也其國指所都邑謂天子諸侯皆以重險守之設險之象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其用豈不大哉　齊氏曰五天位故曰天險二地位故曰地險天險无形故不言地險有形故曰山川丘陵　雙湖先生曰山丘陵皆互艮象川坎象二至五似離為市有國象互震為春似離為夏互艮伏兑為秋坎為冬亦

有四時之象焉小象傳習坎入坎失道凶也集解程子曰由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求小得未出中也集解程子曰方為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集解程子曰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呂音訓樽酒簋今本作樽酒簋貳陸氏曰一本更有貳字晁氏曰案有貳字者因王弼失之京劉一行皆以貳用缶為句虞云禮有副樽故貳用缶張弧陸希聲說皆同虞集解程子曰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

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朱子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坎不盈中未大也

集解　程子曰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朱子曰有中德而未大

附錄　朱子語亞　夫問坎不盈終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動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砥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集解　程子曰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纂註　丘氏曰坎以四陰陷

二陽四陰為險者也然就四陰而論則初上之險尤甚初陷于下使二之坎有險者初為之也上陷于上使五之坎不盈者上為之也故二爻象皆以失道罪之然初之失道也自入于坎窞而已上之失道也則為人係以徽纆寘于叢棘是知初陷二之罪輕上陷五之罪重也

馮氏椅曰閒之頤大過者坎離之象也頤陰中大過陽中皆陰陽之過中耳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坎者陽中而不過坎之後受之以離離者陰中而不過坎離所以濟頤大過過中之失也

經 ䷝ 離下離上

集解 程子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呂音訓離陸氏曰列池反麗也麗着也畜陸許六反牝陸氏曰頻忍反徐又扶宛反

集解

程子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一无為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德字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朱子曰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順柔之物也故占者能貞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附録

程子語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子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胡氏拾遺　朱子語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麗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

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淵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否曰然砥叔重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時舉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砥

纂註 李氏舜臣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實寓於此天之陽中在北為水地之陰中向南為火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為月離麗

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无出諸此而坎離之中則具之又曰坎為陰中之陽而陽在内故水之用外暗而内明離為陽中之陰而陰在内故火之用外明而内暗此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又曰離中虚心之象利貞則亨畜牝牛則吉此聖人牧心之法畜之為言牧而止之之謂也離之性上若不能畜牝牛吉則不免有炎上之患而又安能保其吉乎　蔡氏曰利貞以柔居正也亨柔得中也牝大腹象牛柔順象柔得中故畜牝牛吉也　雙湖先生曰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説卦乾為馬坤為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説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為文王周公之象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呂音訓　錯陸氏

曰鄭徐七各反馬七路反 集解 程子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朱子曰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纂註 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離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也 馮氏當可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自寢而興以足及履錯然有聲是動之始也於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離性炎上躁急故戒於其初 雙湖先生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六二黃離元

吉

集解

程子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朱子曰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色正字耳　時舉

纂註

李氏開曰六二本坤之中爻黃地之中色與黃裳元吉同裳下飾而離為日此其異也　鄭氏汝諧曰三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蔡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許氏曰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

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呂音訓昃陸氏曰王嗣宗本作仄音同晁氏曰說文作𣅈日在西方時側也易曰𣅈之離說之案仄古文鼓陸氏曰鄭本作擊晁氏曰古文作皷耋陸氏曰田節反馬云七十曰耋王肅又他結反云八十曰耋京作絰蜀才作咥嗟陸氏曰如字王又遭哥反荀作差下戚嗟同晁氏曰案差古文凶陸氏曰古文及鄭薛无凶字晁氏曰案无凶字者得象數

集解

程子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

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 朱子曰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叔重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時舉

纂註

李氏開曰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前明將盡後明未繼若大耋之嗟則有暮年將盡之悲矣 項氏曰九三動成震震為鼓為聲互坎為缶又為擊缶之聲鼓缶而歌古樂也 朱氏曰九三明盡之際大耋也八十曰耄九十曰耋離三爻當乾坤之策九十有六故曰耋大耋猶言大老 呂氏

曰令者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 雙湖先生曰缶只是土器非水火則不成比有坤坎初二三爲離位故爲坎離皆稱缶坎不但爲水三四五互離離不但爲火二三四位互坎而陰爻則皆坤土也自九三至六五有兌體兌爲口故又有歌嗟之象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呂音訓突陸氏曰徒忽反王唐屑反僖又湯骨反字林同云暫出晁氏曰說文作㐬作㐬云不順忽出也從倒子易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或從倒古字京鄭皆作㐬云不孝子也

集解

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

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朱子曰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附録

朱子語九四者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祗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迫拶上爻焚如是非哉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淵

纂註

馮氏椅曰突從穴從犬以犬從穴忽出為義竄竄之自出火氣者謂之突如語辭 下卦之火從突出衝上 鄱氏曰突如言若火之出突焚如言若火之焚物皆取離上之象也 李氏椿年曰火勢之盛必有所焚故焚如也火事已則灰而已是死如也事已則棄於土是棄如也 朱氏曰九四處不當位不善繼而求繼者也陵突而往言逆德也互巽兌巽木得火焚如也火王木死死如也兌毀之棄如也言不容於內外者如此 許氏曰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

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横專逼鮮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間睽離之相保羇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它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呂音訓出陸氏曰如字徐尺遂反王嗣宗敕類反涕陸氏曰徐它米反又音弟沱陸氏曰徒河反荀作池一本作沲鼂令本作若陸氏曰鼂古文若若皆如此戚陸氏曰千寂反子夏作嘁子六反咨慙也鼂氏曰案戚古文

集解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 朱子曰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

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淵

纂註

馮氏椅曰滂沱大雨也沱若言如大雨然鄭氏曰自目出曰涕人為烟所衝則出涕曰沱若以下卦離火衝突之烈也重離之中以明繼明者也獨離體 李氏舜臣曰六五當至柔以居尊位而九四以剛盛得勢突來陵暴五柔不能制不免有乘剛之憂故至于出涕戚嗟然而終以獲吉者以上制下以順攻逆終以必勝故終獲吉、李氏過曰三日既昃上體繼之五為繼明之主四以不正之剛乃間其中不免有乘間抵巇起僥倖覬覦之念者不知神器不可妄干也故死如棄如故象曰无所容也六五出涕戚嗟吉者蓋以繼世易位事也故出涕戚嗟則吉象曰離王公也蓋此禮天子與諸侯達也 許氏曰下有強輔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賁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它卦止以得位得

中而免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集解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呂音訓折陸氏曰徐之舌反

集解 程子曰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朱子曰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有嘉折首是句淵

纂註 蔡氏曰王五也上以陽剛居五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五惟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又曰離為甲冑戈兵故有征伐之象 李氏舜臣曰六五以一柔麗二陽之間九四之陽以炎炎方

盛之勢陵突六五六五則資上九以制之故曰王用出征言用上九以征四也九四之逆上九助六五以順征之宜乎有折馘執俘之嘉而獲非類者何咎之有　李氏過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它意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為咎也

大象傳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呂音訓作陸氏曰鄭云作起也荀云用也

集解

程子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

以世襲繼照言之 朱子曰作起也

附錄

朱子語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卻是兩箇日頭易說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作蓋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纂註

耿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先後明也象言二五君臣故以上下重明言之二體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先後繼明言之 蘭氏曰離為火為日為雷而獨言明者蓋指一偏則不足以盡繼明之義六十四卦唯離稱大人 項氏曰離之內卦明於前者也外卦明於後者也六五不勝嗣位之悲仁孝之子也上九張皇正國之典剛明之君也有子道焉有君道焉咸德兼備如是則足以繼明而照四方矣武帝武而不仁元帝仁而不武皆離德之不備者也 鄭氏京曰繼明上脫明照字

彖傳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呂音訓草木麗陸氏曰如字說文作蘢晁氏曰說文作蘢草木

相附麗土而生易曰百穀草木麗於地說之案古文麗篆文麗別篆文土陸氏曰王肅本作地晁氏曰說文一行亦作地

集解 程子曰離麗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之得其正則能亨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朱子曰釋卦名義

附錄 朱子語重明是五二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說大人繼世重明之義不同淵

纂註 齊氏曰龜山楊氏曰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五為天位上離伏坎日月麗乎天

也二為地位互震伏巽巽為木震為草為稼匚百穀草木麗乎土也明二也重明五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集解程子曰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

小象傳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呂音訓辟陸音避集解程子曰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集解程子曰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集解程子曰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

安常處順何足以為凶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集解程子曰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朱子曰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呂音訓離王公也陸氏曰音麗鄭作麗王肅云離王者之後為公梁武力智反王嗣宗同集解程子曰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纂註孔氏曰五為王位而言公者取其便文以會韻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呂音訓陸氏曰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集解程子曰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纂註雙湖先生曰案易大傳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愚謂太極中萬物何莫非易之呈露特日月繼照真天地自然之象圖書迭出真天地自然之數作易之原雖肇於圖書而易之為義尤著明於日月鄭氏厚曰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否泰損益剛柔失得出處語默皆有對敵故易設一長畫二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陸氏秉曰易字篆文日下從月取日月交配而成是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无虧故文從圈滿而畫奇於內為日圈缺而畫偶於內為月徐氏曰陰不可以抗陽臣不可以敵君也或曰日月特坎離二象何以得專易之名曰易有文與位九六為爻之陰陽初二三四五上為位之陰陽以爻之陰陽言唯坎離二卦當日月之象以位之陰陽言初二三為位之離四五上為位之坎六十四卦之位皆坎離則六十四卦之位皆日月之象也况日月陰陽之精天地

功化皆寄在大光明中日之功又大於月月特受日之光大哉日乎出則晝入則夜行南陸則暑行北陸則寒萬萬古生殺慘舒皆日功用不然八表同昏父母諸子亦且奈何哉或又曰離陰卦乃日象坎陽卦乃月象何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又説離雖陰卦實生於陽儀坎雖陽卦實生於陰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然則離自坎自微義彰矣　愚案横渠張子謂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為易易之義包天地變化則固不止於鄭陸二氏至此說也

周易會通卷六